

评 书

# 明 英 烈

(战 滁 州)

单田芳 述录  
王 樵 整理

0.87



## 内 容 提 要

《战滁州》是评书《明英烈》的第三集。上接《取襄阳》。主要情节是：起义军智取襄阳后，乘胜追击，攻克滁州，威名大震。接着，朱元璋广太庄三清徐达，徐达登台拜帅，连使妙策，智擒张九成，计赚张兴祖，枪伤脱脱，大败元兵。

评 书  
**明 英 烈**  
(战 滁 州)  
单田芳 述录  
王 樵 整理

---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7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 $\frac{1}{32}$  印张：3  $\frac{7}{8}$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7,700

---

责任编辑：耿 瑛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87

定价：0.29 元

# 目 录

<b>第一回</b>	郭光卿狱中受苦 毛广必法场救人 .....	1
<b>第二回</b>	英雄血溅鬼王庙 豪杰夺取滁州城 .....	12
<b>第三回</b>	滁州城众将荐贤 广太庄三请徐达 .....	17
<b>第四回</b>	姜忠受哄杀元将 徐达被逼投义军 .....	29
<b>第五回</b>	徐国显登台拜帅 于锦标折令砍旗 .....	43
<b>第六回</b>	虎帐谈兵主帅理胜 疆场交锋傲将陷围 .....	57
<b>第七回</b>	姜忠锤震铁车阵 徐达智赚元太师 .....	72
<b>第八回</b>	羞见同僚于锦标自尽 喜结金兰张九成上钩 .....	87
<b>第九回</b>	胡大海泗水送信 黑塔布侯府丧生 .....	98
<b>第十回</b>	徐达派将义军获胜 脱脱受伤元兵溃逃 .....	109

---

# 第一回

郭光卿狱中受苦

毛广必法场救人

《明英烈》第二集《取襄阳》中，说到朱元璋智取襄阳，大破元兵，收下焦亨、向文忠两员战将。

且说这一天，君臣正在殿上议事，忽然有人来报：在襄阳界首，截获骡车一辆，车内坐着两位妇女，她们说是王爷的舅母汤氏和姐姐朱玉环。她们现在府外等候。西吴王朱元璋闻听，大吃一惊，急忙率人到府外迎接。汤氏和朱玉环一见朱元璋，俱都痛哭流涕，咽不成声。朱元璋忙把她们接进府内，问明情况。朱元璋听罢，悲愤交加，几乎晕厥过去。究竟为了何事？原来是朱元璋的舅父郭光卿在滁州失陷官府，命在旦夕；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下落不明，他的舅母和姐姐多亏别人相救，这才逃出滁州，来襄阳求救。本来朱元璋奉舅父之命来襄阳贩卖酸梅，后来大闹真武顶，于桥兵变，攻取襄阳。大举义兵，他恐怕滁州舅父、姐姐受到牵连，所以曾多次派人前去接取，但一直没有回信。如今舅母和姐姐的突然到来；舅父的失陷官府和外甥的下落不明，使朱元璋又喜又忧。喜的是舅母、姐姐平安到达；忧的是舅父、外甥生死未卜。他把舅母、姐姐安顿好后，马上升殿，聚集文武议论此事。军师张金波说：“今襄阳已定，不如乘胜举兵攻克

安徽、江苏各省，早定基业。滁州乃安徽之要地，历来兵家必争。今先出兵拿下滁州，安徽即在掌握之中，同时也可以解母舅之危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？”张玉也说：“军师之言是也，臣愿带兵攻取滁州。”朱元璋闻言大喜，当即决定起兵。特命郭英、梁云为先锋，领兵三千，攻取滁州。克日兴师，不得有误。西吴王和军师张金波、大帅张玉率领大军五万为中军，李善长、孙坚为参赞，胡大海、向玉春领兵一万为后应，并转运粮草。于锦标、汤和、邓玉为留守，统领荆襄人马，镇守襄阳各州县不提。

且说滁州郭光卿为何失陷在官府？原来郭光卿自从打发朱元璋到襄阳贩卖酸梅之后，他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生怕外甥出事。去年八月，滁州来了个新知府，姓沈叫伯清，人们都管他叫审不清。他是走奸相洒敦的门子来的，为了这颗知府印，他花了数万白银。所以他到任之后就死命地要银子，恨不能从老百姓的骨头里都榨出油来。由于他是个要钱知府，所以他手下的师爷、衙役、文书、管家，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。这里边最坏的要算是内宅总管沈福了。沈福在内宅直接服侍沈伯清和他的夫人。沈伯清四十多岁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两生日三岁，沈伯清夫妇爱如至宝。沈福在内宅专门带孩子，他把这个小少爷当成了摇钱树。平日没事，专门抱着孩子走街串巷，往大买卖铺户去串门。掌柜的看见知府的小少爷来了，自然要孝敬一些银子讨知府欢心。其实小少爷什么也不懂，银子都进了沈福的腰包。先是三两二两，到后来竟发展到十两八两也不解渴了，他要多少，掌柜的就给多少，不然他就到知府面前说坏话，买卖家就得倒霉。这

一天他抱着小少爷来到了郭光卿开的“万全德杂粮店”。他一看这个杂粮店气派不小，心说：今天少说也得弄个百儿八十两的。他进门先把孩子往栏柜上一放，两岁的孩子懂得什么，就在栏柜上跑着玩起来。这时在粮店里管事的是郭光卿的徒弟，山东人孙德涯。三十多岁，年轻力壮。沈福讹人的那一套他早听别人讲过了，知道不能惹，所以就笑脸相迎，热情招待。把他请到后边柜房里去敬茶敬烟又摆酒，然后叫伙计从柜上支了十两纹银，送到沈福面前：“二爷，这十两纹银，您留着买包茶叶喝吧！”沈福三角眼一瞪，脸一沉：

“什么？十两银子，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吗？”孙德涯无奈，叫伙计又取来十两，双手往前一递：“请大总管您多多包涵！最近小店里生意不太好，等年底结账时再多孝敬您老。”沈福看也不看，一抬手把银子拨拉到地上，张口就骂：“他妈的，你家的生意好不好，二爷我早知道。二爷抱着小少爷到这里来是看得起你们！你就给小少爷这两个小钱，这分明是不把知府大人放在眼里！”孙德涯本来就是火暴脾气，明明是他讹钱，还拿知府吓唬人，早就忍不住了，他把二十两银子从地上捡起来，冷笑两声：“二爷！这讹人也得差不离儿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们做买卖有官府许可，到时候缴捐纳税，一不犯法，二不作歹，凭什么给你银子？给你是人情，不给是本分。这不是官准定案的事儿。你不是嫌少吗，我还一个钱也不给了呢！”沈福还没有遇上过这样的事呢，他一贯横行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儿，火往上撞，一拍手，左右开弓，给了孙德涯好几个嘴巴。孙德涯从和郭光卿学徒到现在，从来没有挨过打，如今让沈福打了几个嘴巴，

他正在中年，脾气火暴，怎能忍得下去：“好你个恶奴，你纯粹是穷人们的祸害，富人家的走狗。你狗仗人势，欺压良善。你会打人，难道我就不会？”说着抡起拳头照沈福就打。孙德涯还会几下拳脚，这一拳挂着风声就到了。沈福这小子真是坏到家了，他看拳头来到，往后一闪，故意把他抱的小少爷往上一挡，这一下可坏了，孙德涯的大拳头正碰到小孩的太阳穴上，小孩“哇”的一声，当时就死了。沈福这小子一看也吓了一跳，为了推卸责任，他大叫：“好哇！你竟敢把知府老爷的小少爷打死，你等着！”说着，他抱着小少爷的死尸，撒腿跑回知府衙门内宅，见到知府沈伯清夫妻，把孩子往地上一放，连哭带诉，编笆造模，把责任都推给了孙德涯。知府沈伯清是个害人的人，如今他的独生儿子被人打死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他顾不得他的夫人哭得死去活来，急忙派出三班衙役去捉拿孙德涯。等衙役来到郭记粮店时，人都跑光了。孙德涯见自己闯了祸，早就溜之乎也！伙计们怕受牵连，也都跑走。衙役抓不到人只好把粮店查封，回去报告知府。沈伯清自然不能就此拉倒，他查清这座粮店是郭光卿开的，就派人把郭光卿抓了起来。这件事一时全城轰动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因为郭光卿人缘好，交的朋友多，有人自动出来替他奔走疏通。郭光卿的妻子汤氏，自从丈夫被捕，早已吓得不知所措。现在有人出头找知府说情，她宁愿倾家荡产，也要把丈夫赎出来。知府沈伯清和衙门里的人都知道郭光卿有钱。没事还想讹他呢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能不要钱吗？就这样，郭家的白银象流水一样流进了知府衙门上上下下各种人的腰包。直到花了三万多两，知府才松动了口

气：可以取保释放，但是要交五万两的保金。中人又再三讲情减到四万五千两。一手交钱，一手放人。汤夫人为了救丈夫出来，掉着眼泪把房地产业典当出去，又把几处买卖贱价出让，还不够，又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，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才把这四万五千两白银凑足。保人让人用车拉着银子来见沈伯清。沈伯清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，换来了七八万两银子，有点心满意足了。于是把银子收下，答应第二天放人。保人谢过知府，把信儿报与汤氏。汤氏和朱玉环听说之后，自然十分高兴，家下人等打扫庭院，杀鸡宰鸭，等候第二天接员外归来。第二天早饭后，沈伯清升堂，这时府衙之外，早有保人和郭家的家人赶着轿车在那里等候。沈伯清升座之后，保人先上堂叩头呈上保状，沈伯清发下号牌，命衙役到监狱提人。郭光卿来到堂上跪倒听判，沈伯清从师爷手里接过拟好的公文宣判：“罪犯郭光卿，纵容凶手孙德涯行凶打死人命，本应严惩。据悉郭犯平日为人忠厚，尚能奉公守法，并非直接作案者，特允准取保释放回家，待捕获正犯后，并案处理。”花了七、八万两银子，最后还给留了一个尾巴。不管怎么着吧，总算释放回家了，郭光卿跪倒叩头。衙役上前刚要给他去掉刑具，你说巧不巧，偏在这时衙门外来了一匹快马，马上坐着一名王官，满身尘土，跳下马来，快步走上大堂，高呼：“圣旨到！滁州知府接旨。”一句话好象晴天霹雷，沈伯清忙命人把郭光卿带下看押，容接旨以后释放。又急忙摆设香案，跪倒接旨。天使王官开旨宣读：

“朱逆元璋，安徽濠州人氏，早年聚众乱石山谋叛，于朝廷命军剿捕时，拒捕在逃，该逆又于今年十月逃窜湖北，



伙同妖人刘伯温、叛匪于锦标、胡大海、郭英等，在于桥镇蛊惑军民，插旗反叛，杀官夺府，气焰嚣张，实属罪大恶极。今查实滁州郭光卿乃朱逆亲舅，是叛贼同党，旨下之日，命该府速将郭逆捕获，连同家族，一并正法。钦此。”

沈伯清听毕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心说：多亏刚才没有把郭光卿放了，不然他闻风逃窜，我的性命就难保了。他叩头接旨之后，送走天使王官，又重新升堂。这一次升堂可和刚才大不相同了。堂下府兵排列两行，明晃晃钢刀出鞘，堂上三班人役俱都到齐。沈伯清把惊堂木一拍：“带郭光卿！”郭光卿上堂之后，跪在堂前，他虽然感到形势突变，但还不知为了何事。沈伯清又一拍惊堂木：“郭光卿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小人不知。”沈伯清嘿嘿一阵冷笑，然后宣布了朱元璋的罪状。郭光卿听过之后，又喜又悲，喜的是外甥终于成了大事；悲的是全家老小必然受到株连。他不禁暗自埋怨外甥：既要举事，为何不先送个信来，也好躲避。如今说什么也晚了。他面对沈伯清，毫无惧怯，承认自己是朱元璋的亲舅。沈伯清命刑房书吏取了口供，由郭光卿画押，然后押入死囚牢里。沈伯清又发下飞签火票，命快班的两个班头王仁、王义带人，到郭光卿家捉拿家眷。此事传到衙外，众人哗然，这是叛逆大事，沾上边的就有灭族之祸，三十多个保人一听，全都溜了。再说王仁、王义奉了知府沈伯清之命，带领差役，来到郭光卿家门之外，王仁把王义叫到无人之处，偷偷商议：“兄弟！你看这事怎么办？”“你说呢？”“要我说：第一、郭老员外是好人，平常没少周济咱们，咱们得有个良心；第二、朱元璋既已举事，迟早会打到滁州来，咱们也得

留个后步。”“对！我也是这么想。搭救郭老员外，咱们力量小，办不到。把他的家小放走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好！就这么办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就叫差役在门外等候。他们二人进到府内，见到郭老夫人汤氏和朱元璋的姐姐朱玉环，说明了来意。汤氏老夫人闻听，晕倒在地，朱玉环也失声痛哭起来。王义劝道：“如今不是哭的时候，我们哥儿俩商议好，要放你全家逃走。时间紧迫，快些逃命吧！”朱玉环闻听，急忙擦干眼泪，连声感谢，又把舅母唤醒，说明情况。汤氏也连声道谢，可是娘儿俩已经吓晕了头，往哪里逃呢？还是王仁、王义商议后说：“我们哥儿俩留在滁州，恐怕也难活命。好在我们没有家小，我们和你们一块跑吧！咱们到襄阳找朱元璋去！”汤氏和朱玉环连连说好，于是匆忙收拾了些金银细软，王仁、王义到后院套好一辆骡车，让娘儿俩上车从后门赶出。这时朱玉环忽然想起儿子李文忠，忙说：“还得等一等，我儿文忠还在学堂上学。”王仁说：“事急矣！现在是能跑一个是一个，要让前边的差人发现了一吵嚷，咱们一个也跑不了啦！”朱玉环无奈，只好由王仁哥儿俩赶车跑出后街，闯出西门，直奔正西跑了下去。

再说守在大门外的差人，等得时间久了，不见王仁、王义出来，到里边一查看，已经空无一人。屋中箱柜大开，衣服满地。再看后门开着，看样子是王仁、王义和他们一同逃走了，差役们相顾失色，忙跑回府衙报告。沈伯清闻讯大怒，要派人去捉拿王仁、王义的家小。有人说：“王仁、王义都是单身汉，没有家口。”沈伯清又知会总兵衙门，派兵追赶，也未追到，无奈只好查封郭光卿的家，决定第二天先

处决郭光卿。他命人先在鬼王庙前高搭监斩棚，又通知总兵衙门，派兵弹压，保护法场。每逢有了这种事，行刑的刽子手就有油水可捞了。刽子手的薪水不多，全靠外快。到了杀人的时候，他就到处乱窜，乘机勒索。勒索的对象，一是犯人家属，一是本地面的肉铺。滁州府的刽子手名叫李虎，外号李一刀。由于他杀人干净利索，所以得了这个外号。这一次他得到通知后，知道郭光卿家里已经没人了，没有油水可捞，就奔各肉铺勒索开了。来到第一家肉铺，一进门就说：

“明天出红差，有替我的没有？”这是借口讹人，不然怎么勒索呢？肉铺掌柜认识，知道不敢惹，就赶忙热情招待，先茶后酒，然后送他一块银子。从这家肉铺出来，又到第二家，还是这一套。旧社会的买卖人有一条准则，那就是“花钱消灾，不找不自在”。滁州城内市井繁荣，肉铺甚多，他这一转悠，少说也能勒索百儿八十两银子到手。他转来转去，转到北关外一家小肉铺，字号叫“毛家肉铺”，一间门脸，连个伙计都没有，东伙一个人，名叫毛广必。李虎进门，毛广必忙招呼落坐。李虎说：“明天出大差，你能替我去吗？”

“小人不敢，还是大爷辛苦吧！”毛广必说着从抽屉里取出半串铜钱，羞惭地说：“小店营业萧条，不能多孝敬您，这点心意，请您收下。”李虎斜眼一看：“就这点呀！毛掌柜您回回手吧！这可是个大差，非比一般。要杀一个重要罪犯。”“谁呀？”“滁州有名的绅士郭光卿！”毛广必听了一哆嗦：“谁？郭光卿？”“对！滁州的大财主，开郭记杂粮店的那一位。”毛广必听了，回手把钱放回抽屉里，对李虎说：“李大爷！行啦，这个差事我替您去了！”这一下李

虎可愣住了。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。他要人家去，不过是为了讹钱，现在毛广必真要替他去，他可有点抓瞎：

“我说姓毛的，你可真是舍命不舍财呀！这种差事你能替得了吗？”“替不了你叫我替？就为要钱呀？告诉你，姓郭的跟我有仇，我非亲手杀他不可。这个差事我替定了！”李虎没法下台，只好说：“好！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！”说完，怒冲冲地转身走了。毛广必能代替刽子手去行刑吗？按说是不准许的。但是元朝末期，官场混乱，当时是只要刽子手同意，代替的人能够把犯人一刀两断，是没有人追究的。毛广必见李虎走了，就把铺门关闭，出去打了二斤酒，在肉案子上切了一块好羊肉，捅开炉子，炒了两个菜，自斟自饮，喝了个酩酊大醉，然后又从柜下边抽出一口大刀在磨石上磨起来，一边磨一边落泪。这时他母亲从后屋出来，看见儿子动作反常，酒气熏人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抡起拐杖就打：“冤家！你又喝酒了？你自己起过的誓就忘了不成？”毛广必抱着母亲的腿哭诉道：“妈！儿没有忘记，不过现在出了一件大事，不容儿不喝呀！”“什么大事？”“咱家的救命恩人郭光卿老员外，明天要问斩刑。刚才刽子手李虎来说的，我已经答应去替他，我要劫法场，救恩公。我知道这次去了是九死一生，法场也劫不了，郭员外也救不成。不过，孩儿没有别的本领，只是去表表心意。儿我心里憋闷得慌，才喝这一回酒。老天爷！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，坏人能够任意胡行？”老太太闻听之后，不住点头：

“儿呀！你做的对，娘不怪你。为了恩人，你就是死了，娘心里也慰贴！我还能活几天？你就放心去吧！”郭光卿对他

们有什么恩，使得他们愿意为他去死呢？原来三年前，毛广必是个酒鬼，由于他会屠牛宰羊，有时候在街上卖些牛头肉糊口。有一天他喝醉了酒，和买主口角起来，失手用秤砣把人打死了。毛广必被关进了死囚牢，他娘只有这一个儿子，每天在大牢外边哭叫。可巧让郭光卿遇见了，他见老太太可怜，又问明是酒醉失手误伤人命，于是就出钱在滁州府上下买动，最后给他定了一个二人争吵，被迫误伤人命，取保释放。他回到家后，听母亲说是郭光卿员外救了他，就和母亲一起到郭家叩头致谢。郭光卿劝他戒酒，并且又给了他三十两银子，叫他开个肉铺谋生。母子感恩，无以为报，所以情愿为郭光卿去死。

且说第二天滁州西关鬼王庙法场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。滁州的老百姓都认识郭光卿，都想看看，所以看热闹的特别多。法场周围有总兵衙门来的军兵站岗弹压。因为郭光卿非一般罪犯可比，乃是朱元璋的舅父，朝廷要犯，恐怕法场出差，所以弹压的兵比往常多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如临大敌。监斩棚搭在庙前，沈伯清坐在上边。郭光卿被架到法场中央，跪在地上等死。午时三刻已到，沈伯清传刽子手李虎，李虎跪倒叩头。沈伯清一声：“行刑！”李虎就怀抱鬼头大刀，进入法场。就在这时候，毛广必也抱着他的砍肉大刀，跟上了李虎。李虎一看，急得直往外撵他。毛广必说什么也不走：“你请我替你来的，为什么撵我？”两个人边走边争，军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因和李虎一块，就没有干涉。就在他们走到郭光卿的身边时，“追魂炮”响了，说明午时三刻已到，这就是行刑的命令。李虎和毛广必同时举起

了大刀，就在李虎大刀还没有落下去的时候，毛广必的刀落了下来，他没砍郭光卿，而是一刀砍死了李虎。当时法场大乱。毛广必迅速把郭光卿的绑绳割断，说：“恩公！我救你来了！”郭光卿本来闭眼等死，如今形势突变，反倒把他弄懵了。他听毛广必的话后，忙说：“广必！你疯了？这样不成。你救不了我，连你也得搭上。你快放开我逃命去吧！”毛广必不听，架着郭光卿往正西紧跑。当时法场乱成了一锅粥。弹压的军兵乱跑乱喊：“截住，别让他们跑了！”看热闹的有点向着郭光卿，“嗷嗷”直叫，乱挤乱跑，妨碍了军兵的行动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法场是在军兵的包围圈里，没有多大工夫，几十个军兵赶到，把郭光卿、毛广必围在核心。毛广必可真玩了命啦，只见他二目圆睁，抡动砍肉大刀乱砍。他虽然不会武术，可有一把子力气，又是拚命，军兵被他砍倒好几个。但是军兵人多，又怕人真跑了吃罪不起，所以也拚命拦截。眨眼工夫毛广必身中数刀，鲜血直流。可是并没有把他砍倒，他依然抡刀乱砍。这时沈伯清吓得浑身打战，急得热汗直流，在监斩台上，大喊：“废物！怎么连两个人都抓不住，等会我把你们都砍头。”

再说毛广必流血过多，时间一长就顶不住了！心说：恩公啊！我的心意尽到了！我死了也就问心无愧了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从鬼王庙里蹿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，一个箭步蹿到监斩棚里，高声喝道：“赃官看刀！小爷爷到了！”说着举刀就剁。要问来者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英雄血溅鬼王庙

### 豪杰夺取滁州城

且说从鬼王庙里蹿出一人，手持钢刀，跳上监斩棚，先砍倒公差数名，然后直奔沈伯清。这个人正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。这小孩自从父亲李林死后，就跟妈妈住在舅姥爷家中。李文忠这天在学堂上学，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，放学回家，天已傍黑。他叫门不开，发现大门上锁，贴了封条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时邻居刘三叔看见了他，忙把他叫到无人之处，把他家里遭事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并催促他赶快逃命，如果让官府抓住就没命了。李文忠听了之后，有点发懵。刘三叔又说：“唉！小小年纪，遭此横事。我家里也不敢藏你。这样吧！你来换换装，我想法把你送出城去，你自己逃命吧！”李文忠急忙跪下给刘三叔叩头。刘三叔看前后左右无人，就把他叫到家里，让他改装。然后套了一辆小驴车，车上放了一个大箩筐，让李文忠藏到筐里，周围挡好。刘三叔赶车混出了西门，来到无人之处，把李文忠叫了出来，又给了他一吊铜钱，叫他去襄阳找他舅舅朱元璋，然后自己回城去了。这时已经天黑，旷野荒郊，一片寂静，风吹树响，格外凄凉。李文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处到这种环境，又害怕，又难过。不由得坐在地上，哭泣起来，越哭越痛，越想越惨，哭着哭着竟然晕了过去。等他醒过来睁眼一看，

见自己躺在床上，床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和尚。李文忠认识，他是鬼王庙当家的法宽长老。法宽长老和郭光卿是老朋友，过去郭光卿是鬼王庙的大施主，每年都施舍给庙上很多银子。法宽见李文忠醒了过来，说：“刚才老僧出外给人医病，回来的路上见你昏迷在地，这才把你背回庙里。现在你觉得好些吗？因何黑夜来到郊外？”李文忠是个孩子，又在难中，见到法宽如见亲人。他把家中的遭遇说了一遍，法宽闻听，双眉紧皱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！造孽！造孽！”

“长老，你看怎么办？快帮我拿个主意，好搭救我舅姥爷！”

“唉！现在官府正在严拿你，你自身都难保，还说什么搭救你的舅姥爷！我看你先住在这里，容我慢慢再想办法。”李文忠无奈，只好答应。法宽长老本打算等风声稍松一下，就打发李文忠到襄阳去找朱元璋。无奈李文忠执意不走，一定要在这里救他舅姥爷，即使搭救不成，也愿意和他舅姥爷死在一处。法宽长老为李文忠的态度所感动，就依了他。这一天法宽告诉李文忠说：“今日官府来庙前高搭监斩棚，明天午时三刻要斩你舅姥爷，你看怎么办？”“我要劫法场，搭救我舅姥爷！”“法场之上戒备森严，人马众多，你一个小孩子，如何劫得了法场？”“劫不了也要劫，大不了和我舅姥爷死在一处。要万一能行呢？我舅姥爷不就可以不死了吗？”

法宽无奈，找出一把戒刀给李文忠做武器。李文忠连夜把戒刀磨得锋快，周身收拾利落，等待时机到来。第二天他隐在庙内，爬在墙头上观看，还没有等他出来呐，毛广必已经动了手。他一看不敢怠慢，拉刀闯出鬼王庙，跳上了监斩台。你别看李文忠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武术可不错。他从小就由



父亲李林教他，李林死后，舅舅朱元璋又教他。他坚持每天练功，一般的大人还真打不过他。今天他又拚了命，不怕死，所以他连着砍了几个差役之后，直奔沈伯清而来。沈伯清是个文官，早已吓得颓了，李文忠一刀刺进了他的心窝，赃官一声惨叫，死了。李文忠跳下监斩棚，抡起钢刀，杀奔法场。这时包围郭光卿和毛广必的官兵毫无准备，李文忠从背后杀来，一连砍倒十来个官兵，闯入重围，大叫：“舅姥爷别怕，外孙孙救你来了！”郭光卿一见，连连跺脚，急喊：“文忠！孩子！你快快逃走，给你爹留下一条根吧！你救不了我，快走！快走！”李文忠一边砍杀，一边说：“舅姥爷，生死我都和你在一起，快跟我走吧！”说着在前边开路，奔正西而逃。毛广必见帮手来了，精神大振，不顾伤疼，保护着郭光卿，跟在李文忠后边，奋力往外冲杀。官兵一时不知来了多少人，有点慌乱，胆小的一松懈，竟被李文忠带头冲出了包围圈，朝正西跑了下去。这时官兵才看清楚连被救的郭光卿才只有三人，又胆壮起来，重新集结，在后边追赶下去。李文忠叫毛广必保着郭光卿先走，他提刀断后。这就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，李文忠战一阵，跑一阵，边战边跑。这时，滁州总镇陆洪文听说有人劫了法场，沈知府已被杀死，吃惊非小。在他的眼皮底下出了这种事，皇上追究起来，就没有命了。他急忙上马绰刀，带了骑兵三百，飞出西门，追了下去。李文忠三个人跑了半天，才跑出四五里地。郭光卿年岁大了，又坐了很久牢房，身体虚弱，早已走不动了。毛广必背着他又跑了一段路，也跑不动了。扭头一看，后面尘土大起，骑兵眼看就追到了。郭光卿拚命从毛广必背上挣脱下